

=====

從一開始止於就知道該在翠身邊的不該是他，能當人依靠的人也不在對方身邊，這個小物品應該早就交到對方手上，只是每次詢問時對方總是沉默搖頭，等同是先斬後奏的將禮物塞到對方手裡，兩人來回推拉之下總算是讓翠收下，只是對方似乎沒打算現在打開，這讓止於有些心急。

「現在我伸手碰的到的人是你，止於。」語畢，翠伸手揉揉小隊友的頭也順便將禮物好好的放進腰包中，於是有狐狸尾巴再度澎，接著軟軟的平復下來點頭，翠將禮物放好後盯著毛絨狐尾發呆，而止於在發現隊友沒有後續動作而仰頭望時才發現那不合時宜的放空置狀態，他無法能理解對方沉默的含意。

翠點頭表示不必擔心，其實他無法理解小隊友這麼憂心的原因，自己精神耐力應該還在水準之上，還是說他在意的不是精神力而是體力？

「我有把點數分配到體力上。」

幾分鐘後止於像是自己想通的點頭，接著把話題帶到最重要的部分，「翠，在不危急性命的時候你可以盡情和……撒嬌，魅魔我來負責。」他想著如果對方會見到的人就是兄長，能避免弑親就盡量避免。

這次，止於是苦笑著舉高手，朝著那逞強的綠色髮叢揉上。

**

有魅魔駐守的森林就是多了股妖異，由腳底疾速爬升的霧氣一看就不是由水氣所自然產生的，更不用說本來走在旁邊的翠也在這陣霧氣當中『走散』了。
不過這也好，少了自己認識的人的現在，遇到任何人都是假象，也可以專心面對魅魔解決委託。

對止於來說自己理應沒有害怕或珍惜的人事物，撇除之前在原本世界機構裡掌管自己生死的兩位最高長官、或著該說是主人，不過這個也透過曾經直接面對兩位長官的翠得知他們攻擊習慣。

說到這個原來兩位主人不是普通人類而是植物，聽說就連攻擊的方式也是使用樹根……應該說位於社會裏側的他們本來就不會有普通人這項選項。
想到這裡止於覺得內心有些懊悔、或著該說是苦澀，如果不是自己那麼現在他們應該還會在表社會的庇護當中吧。

於是當某種細碎踩踏在草地上的腳步聲從前方一左一右傳來時，止於絲毫不意外，只是當他看清楚一左一右靠上前的兩個高大人影之後——他覺得心臟漏了一拍。

事先演練好的計畫完全行不通，瞪大雙眼告示這身體的主人有多麼驚恐，內心的弦彷彿被刀片壓彈發出尖銳且刺耳的聲響，思緒如同被炸藥轟炸過凌亂無法思考，止於如石僵硬望著逐步靠來的怨靈，明明再清楚不過……

站在前方的『他們』，用著與記憶絲毫不差的面孔有默契的冽開了笑。

「好久不見。」
「哈囉～過得好嗎？」

在開朗不過的笑容唇角往上勾勒出一抹腥味。

「你怎麼還不死。」

「止於？」怎麼才沒盯著看小隊友馬上就從眼前消失，翠左右看了會確定這裏不是他們原本走的那條道路，原先滿是泥土清香的空氣不知不覺被甜膩香氣給取代，同時間思考開始遲鈍，翠靠在一邊的岩石揉揉眉心試圖讓腦袋清楚些，不免得開始擔心小隊友是否能安全突破……眼角餘光瞥見前方有東西在晃動的他迅速將新手時期獲得的劍丟去——

勉強閃開攻擊的亮藍色身影摔了跟斗，吃痛摸摸後腦。

與翠有著相似面貌的男性踉蹌扶著樹站起身，終年生活在冰冷海域的雪白肌膚、如大海的亮藍色長髮有些散亂的披掛在肩上、隨時都能逼出水的朦朧紫眸讓人興起保護欲、因不熟悉地面而顯得不穩的步伐……儘管早已知道魅魔會化為何人看到當下不免一震，正當翠思考要怎麼對付時對方又有動作，這次是和記憶之中絲毫不差的撲抱。

「弟……我們回去好嗎？不要待在這裡一起回去大海好嗎？」比自己矮小許多的人魚緊抱著人，仰頭輕聲哀求，還作勢要往一邊拉去，柔軟的嗓音和憂鬱的眼神，讓翠不禁讚嘆魅魔的讀取能力。

是怨靈，明知道只是幻覺更知道幻覺所詮釋的他們是不會這麼笑、不會這麼說話的，可是止於就是無法將視線從『他們』身上移開，只能呆站在原地聽著自己發了狂的心跳聲。是幻覺，可是面前的怨靈是踩著令人幾乎無法聽見聲音的壓迫感，將自己說出口的抗辯給吞噬盡怨恨之中。

都是你的錯，如果不是你……往自己脖子逼近的手輕輕扣住，用著如哭如笑如怨如恨的笑容怨恨詛咒。

預謀反叛的他們早已付出代價——自己性命，唯一活著的就只有自己。

對不起……

止於使勁睜開眼，是恐懼還是貪婪？現在不想移開視線只是看著朝自己脖子縮緊的他們，身形——模糊。

「弟……還再生我的氣嗎？」放棄拉扯轉而低頭落淚，「太晚來接你所以……生氣了嗎？」「生氣了。」翠伸手狠狠捏住對方的臉頰，連溫度和觸感都如出一轍，「嗚……」如記憶的委屈伸出手……回摸自己的臉頰，「弟……別生氣好嗎？我唱歌給你聽？」一反往常翠輕輕環抱住人，「好，我聽。」結果開口提議的兄長反而支支吾吾的遲遲開不了一個音，對此翠是勾起抹笑容緩緩將手圈在兄長頸上，往內束緊。

「弟……等等、你想殺了我？」

「哥不是早就知道的嗎？」態度瞬間豹變的翠勾起的弧度也越發殘暴，那雙總給人睡沒醒的眼神也開始閃現出屬於殺意的猩紅，「從以前就……」用著病態的眼光欣賞因痛苦而扭曲的臉，「親手了結你的性命……翡……」因過度的愛而逐漸變質的恨瞬間湧出。

是如此深愛著我的雙胞胎，所以……

「請你死在我手中，翡。」

「翠……」眼前與自己相仿的紫色眼眸緩緩轉變成另種色調的冰青色，在還沒來的及意會時面前的『兄長』突然發出淒厲的慘叫聲，一點點崩解消散在空氣之中，而最後擁有那雙眼睛的正主就在自己身旁，還保持走失前的距離。

「趕上了……」『小隊友』露出種滿足的笑容舉起牽著條鏈子的物品，一時之間還無法回復自我的他差點將真正的止於當成敵人刺殺——長槍在離止於頸部的前幾毫米嘎然停止，這時的翠才注意到小隊友渾身是傷、連長髮都凌亂的批在背上。

翠揉揉眉心勉強恢復神智，就因為知道是假的才會這麼無法壓制住殺意。

「.....你.....那邊如何。」把長槍隨意丟進腰包中再順手將止於扛在肩上，肩上的小隊友掙扎了下隨後安靜下來抓住翠綠色的長辮，「.....翠，幸好有你.....」看不見面孔的情況下被扛在肩上的止於用異常平板的聲調開口，「我遇到他們，魅魔變成他們的怨靈.....」

他們的怨靈？

「可是幸好有你……」止於微笑，閉上眼睛。

手足很重要，他寧願犧牲他們也要保護隊友的親情，在最後一刻下定決心將自己的夢魘給抹除。

「回去泡蜂蜜牛奶給你。」不知隊友過往翠也無法安慰人，況且自己最不擅長就是安撫這檔事，眼下最要緊的就是趕快離開森林，小隊友的精神狀況已經相當差了。

「好……翠，謝謝。」小隊友的聲音就像孩童一樣軟綿，活像隻受傷的小動物，「沒有殺到你哥哥吧……」又像是在撒嬌的，帶著點睡音的輕輕蹭了蹭，這似乎是小隊友頭次表現出弱勢，翠搖頭否決傷到雙胞胎的想法。

「累了先睡。」

「好……」

自己補起補助更著重於攻擊，恢復類的魔法還不是很成熟，得多練練才行……止於覺得身上那些隱約刺痛的刀傷被冰涼的水珠給包覆修復，說來他倆都是使水的輔助打手。

冰涼的治療結束，也許是心理作用止於現在是清醒許多，也意識到自己在混亂時說了些什麼。

於是翠感覺到身上背著的人體溫稍微飆高了點。

「快睡。」傷患不要這麼浪費體力。

狐尾再澎，拼命點頭。

**

自己是人魚，經常處於溼答答的狀態，但如果身上不是水而是蜂蜜的話情況又不一樣了，除了甜膩到有些反胃的糖味之外，翠為了浪費一項富含營養的食材而感到難過。沒料到魅魔的香氣居然含有毒素，對陸地生物的止於似乎不構成影響，但對於水生的他卻是將行動力完全剝奪的強烈麻痺毒，除了無法自主行動還伴隨末梢神經的刺痛，原本要替小隊友弄一杯能緩和情緒的蜂蜜牛奶，現在卻弄得對方更緊張了。

艱難開口卻無聲，連這個都宛如回到聲帶被燒斷的時期，看來連一句不用擔心的話都說不出口。

在旁休息看著的止於與剛才相比已經冷靜許多，也知道自己的虛弱帶給人不少壓力，於是他走靠過去一如往常的舉起手揉上，「沒關係，休息吧？」說著又是一拍。

討厭給人麻煩，也不喜歡積欠人情，看著小隊友招水替自己清理滿身蜂蜜又動手收拾殘局，翠有種說不出來的恐慌，最先開始恢復知覺的魚尾啪嗒啪嗒拍打地面，連續幾個禮拜相處，止於聽得出來魚尾表現的情緒，他靠過去揉揉大魚試圖安撫，只是這次大魚似乎一時半刻無法平復下來，止於沮喪的雙耳下垂連尾巴都沒精神的攤在草地上。

發現小隊友的情緒居然大受自己影響，翠又是一陣莫名的焦躁，忽然想起哥唱歌給自己聽心情就會被緩和下來……可是喉嚨還無法發出聲音，魚尾挪位置壓在狐尾上頭，然後又啪嗒啪嗒的幾回，大概是想代替手表達他沒有事情，只是中毒心情有點差。

止於有些慌，狐尾用不同於魚尾的頻率拍打在地上，不過漸漸的變成一種節奏。在翠耳裡聽見斷斷續續的聲音，與兄長高亢自然成曲完全不同，仔細聽聲音裡的字眼是非常淺白的……

「一閃一閃亮晶晶……」

是陸地生物的著名童謠之一，不管如何小隊友居然會唱歌給自己聽，原本焦躁的情緒緩和下來，取而代之的是說不出口的……害羞，好在現在上半身還處於麻痺狀態，只是翠完全忘記自己魚尾如同對方狐尾可以輕易顯露出情緒，啪嗒啪嗒頻率改變成往洞裡鑽的感覺。

狐尾再澎，一首短短的童謠很快就唱完，止於站起身指指前方的湖面，「我帶你泡水？」因為止於的水療而讓解毒速度加快不少的翠勉強點頭掙扎起身，結果被小隊友使勁壓下，「先休息。」止於堅持又把大魚往水裡壓，不了解的如果看到也許會以為目擊到甚麼犯罪現場。

咕嚕咕嚕聽起來貌似在抱怨，但也沒有更進一步的反抗，全身浸泡在活水裡的他不由放鬆下來，沒多久便閉上眼沉沉睡去。

坐在湖邊，止於順手將從帳篷探出頭的蛋撈進懷裡抱好，晚些休息後再去打獵補補身體。

先休息。